

## 第一百二回

###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

话说颜恩欲见信陵君不得，宾客不肯为通，正无奈何，适博徒毛公和卖浆薛公来访公子，颜恩知为信陵君上客，泣诉其事。二公曰：“君第戒车，我二人当力劝之。”颜恩曰：“全仗，全仗！”二公入见信陵君曰：“闻公子车驾将返宗邦，吾二人特来奉送。”信陵君曰：“那有此事？”二公曰：“秦兵围魏甚急，公子不闻乎？”信陵君曰：“闻之。但无忌辞魏十年，今已为赵人，不敢与闻魏事矣。”二公齐声曰：“公子，是何言也！公子所以重于赵，名闻于诸侯者，徒以有魏也。即公子之能养士，致天下宾客者，亦借魏力也。今秦攻魏日急，而公子不恤，设使秦一旦破大梁，夷先王之宗庙，公子纵不念其家，独不念祖宗之血食乎？公子复何面目寄食于赵也？”言未毕，信陵君蹴然起立，面发汗，谢曰：“先生责无忌甚正，无忌几为天下罪人矣。”即日命宾客束装，自入朝往辞赵王。赵王不舍信陵君归去，持其臂而泣曰：“寡人自失平原，倚公子如长城，一朝弃寡人而去，寡人谁与共社稷耶？”信陵君曰：“无忌不忍先王宗庙见夷于秦，不得不归，倘邀君之福，社稷不泯，尚有相见之日。”赵王曰：“公子向以魏师存赵，今公子归赴国难，寡人敢不悉赋以从！”乃以上将军印授公子，使将军庞煖为副，起赵军十万助之。

信陵君既将赵军，先使颜恩归魏报信，然后分遣宾客致书于各国求救。燕、韩、楚三国俱素重信陵之人品，闻其为将，莫不喜欢，悉遣大将引兵至魏，听其节制。燕将将渠、韩将公孙婴、楚将景阳，惟齐国不肯发兵。

却说魏王正在危急，颜恩报说：“信陵君兼将燕、赵、韩、楚之师，前来救魏。”魏王如渴时得浆，火中得水，喜不可言，使卫庆悉起国中之师，出应公子。时蒙骜围邲州，王龁围华州，信陵君曰：“秦闻吾为将，必急攻，邲、华东西相距五百余里，吾以兵缀蒙骜之兵于邲，而率奇兵赴华，若王龁兵败，则蒙骜亦不能自固矣。”众将皆曰：“然。”乃使卫庆以魏师合楚师筑为连垒，以拒蒙骜，虚插信

陵君旗号，坚壁勿战。而身帅赵师十万，与燕、韩之兵，星驰华州。信陵君集诸将计议曰：“少华山东连太华，西临渭河，秦以舟师运粮，俱泊渭水，而少华木多荆杞，可以伏兵。若以一军往渭劫粮，王龁必悉兵来救，吾伏兵于少华，邀而击之，无不胜矣。”即命赵将庞煖引一支军往渭河，劫其粮艘，使韩将公孙婴、燕将渠各引一支军，声言接应劫粮之兵，只在少华山左右伺候，共击秦军，信陵君亲率精兵三万，伏于少华山下。庞煖引军先发，早有伏路秦兵报入王龁营中，言：“魏信陵君为将，遣兵径往渭口。”王龁大惊曰：“信陵善于用兵，今救华，不接战，而劫渭口之粮，是欲绝我根本也。吾当亲往救之。”遂传令：“留兵一半围城，余者悉随吾救渭。”将近少华山，山中闪出一队大军，打著“燕相国将渠”旗号，王龁传令列成阵势，便接住将渠交锋。战不数合，又是一队大军到来，打著“韩大将公孙婴”旗号，王龁急分兵迎敌。军士报道：“渭河粮船，被赵将庞煖所劫。”王龁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且只顾厮杀，若杀退燕、赵二军，又作计较。”三国之兵，搅做一团，自午至酉，尚未鸣金。信陵君度秦兵已疲，引伏兵一齐杀出，大叫：“信陵君亲自领兵在此！秦将早早来降，免污刀斧！”王龁虽是个惯战之将，到此没有三头六臂，如何支持得来？况秦兵素闻信陵君威名，到此心胆俱裂，人人惜命，个个奔逃。王龁大败，折兵五万有余，又尽丧其粮船，只得引残兵败将，向路南而遁，进临潼关去讠。信陵君引得胜之兵，仍分三队，来救郑州。

却说蒙骜谍探信陵君兵往华州，乃将老弱立营，虚建“大将蒙”旗帜，与魏、楚二军相持；尽驱精锐衔枚疾走，望华州一路迎来，指望与王龁合兵。谁知信陵君已破走了王龁，恰好在华阴界上相遇。信陵君亲冒矢石，当先冲敌。左有公孙婴，右有将渠，两下大杀一阵，蒙骜折兵万余，鸣金收军。当下扎住大寨，整顿军马，打点再决死敌。这边魏将卫庆、楚将景阳，探知蒙骜不在军中，攻破秦营老弱，解了郑州之围，也望华阴一路追袭而来。正遇蒙骜列阵将战，两下夹攻，蒙骜虽勇，怎当得五路军马，腹背受敌，又大折一阵，急急望西退走。信陵君率诸军，直追至函谷关下，五国扎下五个大营，在关前扬威耀武。如此月余，秦兵紧闭关门，不敢出应，信陵君方才班师。各国之兵，亦皆散回本国。史臣论此事，以为信陵君之功，皆毛公薛公之功也！有诗云：

兵马临城孰解围？合纵全仗信陵归。

当时劝驾谁人力？却是埋名两布衣！

魏安釐王闻信陵君大破秦军，奏凯而回，不胜之喜，出城三十里迎接。兄弟别了十年，今日相逢，悲喜交集，乃并驾回朝。论功行赏，拜为上相，益封五城，国中大小政事，皆决于信陵君。赦朱亥擅杀晋鄙之罪，用为偏将。此时信陵君

之威名，震动天下，各国皆具厚币求信陵君兵法，信陵君将宾客平日所进之书，纂括为二十一篇，阵图七卷，名曰《魏公子兵法》。

却说蒙骜与王齕领著败兵，合做一处，来见秦庄襄王，奏曰：“魏公子无忌‘合纵’五国，兵多将广，所以臣等不能取胜。损兵折将，罪该万死！”秦王曰：“卿等屡立战功，开疆拓土，今日之败，乃是众寡不敌，非卿等之罪也。”刚成君蔡泽进曰：“诸国所以‘合纵’者，徒以公子无忌之故。今王遣一使修好于魏，且请无忌至秦面会，俟其入关，即执而杀之，水绝后患，岂不美哉！”秦王用其谋，遣使至魏修好，并请信陵君。冯谖曰：“孟尝、平原皆为秦所羁，幸而得免，公子不可复蹈其辙。”信陵君亦不愿行，言于魏王，使朱亥为使，奉璧一双以谢秦。秦王见信陵君不至，其计不行，心中大怒。蒙骜密奏秦王曰：“魏使者朱亥即锤击晋鄙之人也。此魏之勇士，宜留为秦用。”秦王欲封朱亥官职，朱亥坚辞不受，秦王益怒，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。圈有斑斓大虎，见人来即欲前攫，朱亥大喝一声：“畜生何敢无礼！”迸开双睛，如两个血盏，目眦尽裂，迸血溅虎。虎蹲伏股栗，良久不敢动。左右乃复引出。秦王叹曰：“乌获、任鄙不是过矣！若放之归魏，是与信陵君添翼也。”愈欲迫降之，亥不从。命拘于驿舍，绝其饮食，朱亥曰：“吾受信陵君知遇，当以死报之！”乃以头触屋柱，柱折而头不破，于是以手自探其喉，绝咽而死，真义士哉！

秦王既杀朱亥，复谋于群臣曰：“朱亥虽死，信陵君用事如故，寡人意欲离间其君臣，诸卿有何良策？”刚成君蔡泽进曰：“昔信陵君窃符救赵，得罪魏王，魏王弃之于赵，不许相见。后因秦兵围急，不得已而召之。虽然纠连四国，得成大功，然信陵君有震主之嫌，魏王岂无疑忌之意？信陵君锤杀晋鄙，鄙死宗族宾客怀恨必深。大王若捐金万斤，密遣细作至魏，访求晋鄙之党，奉以多金，使之布散流言，言：‘诸侯畏信陵君之威，皆欲奉之为魏王，信陵君不日将行篡夺之事。’如此，则魏王必疏无忌而夺其权。信陵君不用事，天下诸侯，亦皆解体，吾因而用兵，无足为吾难矣。”秦王曰：“卿计甚善！然魏既败吾军，其太子增犹质吾国，寡人欲囚而杀之，以泄吾恨何如？”蔡泽对曰：“杀一太子，彼复立一太子，何损于魏？不若借太子使为反间于魏。”秦王大悟，待太子增加厚。一面遣细作持万金往魏国行事；一面使其宾客皆与太子增往来相善，因而密告太子曰：“信陵君在外十年，交结诸侯，诸侯之将相莫不敬且惮之。今为魏大将，诸侯兵皆属焉，天下但知有信陵君，不知有魏王也。虽吾秦国，亦畏信陵君之威，欲立为王，与之连和。信陵君若立，必使秦杀太子，以绝民望，即不然，太子亦将老于秦矣。奈何！”太子增涕泣求计，客曰：“秦方欲与魏通和，太子何不致一书于魏王，使

其请太子归国？”太子增曰：“虽请之，秦安肯释我而归耶？”客曰：“秦王之欲奉信陵，非其本意，特畏之耳。若太子愿以国事秦，固秦之愿也，何患请而不从哉？”太子增乃为密书，书中备言诸侯归心信陵，秦亦欲拥立为王等语，后乃叙已求归之意，将书付客，托以密致魏王。于是秦王乃修书二封，一封致魏王归朱亥之丧，托言病死；一封奉贺信陵君，另有金币等物。

却说魏王因晋鄙宾客布散流言，固已心疑。及秦使捧国书来，欲与魏息兵修好，叩其来意，都是敬慕信陵之语，又接得太子增家信，心中愈加疑惑。使者再将书、币送信陵府中，故意泄漏其语，使魏王闻之。却说信陵君闻秦使讲和，谓宾客曰：“秦非有兵戎之事，何求于魏？此必有计。”言未毕，阍人报秦使者在门，言：“秦王亦有书奉贺。”信陵君曰：“人臣义无私交，秦王之书、币无忌不敢受。”使者再三致秦王之意，信陵君亦再三却之。恰好魏王遣使来到，要取秦王书来看。信陵君曰：“魏王既知有书，若说吾不受，必不肯信。”遂命驾车将秦王书、币，原封不动，送上魏王，言：“臣已再三辞之，不敢启封。今蒙王取览，只得呈上，但凭裁处！”魏王曰：“书中必有情节，不启不明。”乃发书观之，略曰：

公子威名播于天下，天下侯王莫不倾心于公子者。指日当正位南面，为诸侯领袖，但不知魏王让位当在何日？引领望之！不腆之赋，预布贺忱，惟公子勿罪！

魏王览毕，付与信陵君观看。信陵君奏曰：“秦人多诈，此书乃离间我君臣，臣所以不受者，正虑书中不知何语，恐堕其术中耳。”魏王曰：“公子既无此心，便可于寡人面前，作书复之。”即命左右取纸笔，付信陵君作回书。略云：

“无忌受寡君不世之恩，糜首莫酬，南面之语，非所以训人臣也。蒙君辱赐，昧死以辞！”

书付秦使，并金、币带回。魏王亦遣使谢秦，并言：“寡君年老，欲请太子增回国。”秦王许之。太子增既回魏，复言信陵君不可专任。信陵君虽则于心无愧，度王心中芥蒂，终未释然，遂托病不朝，将相印、兵符俱缴还魏王，与宾客为长夜之饮，多近妇女，日夜为乐，惟恐不及。史臣有诗云：

侠气凌今古，威名动鬼神。

一身全赵魏，百战却嬴秦。

镇国同坚固，危词似吠狺。

英雄无用处，酒色了残春。

再说秦庄襄王在位三年，得疾，丞相吕不韦入问疾。因使内侍以缄书密致王后，追述往日之誓，后旧情未断，遂召不韦与之私通。不韦以医药进王，王病

一月而薨，不韦扶太子政即位，此时年仅一十三岁。尊庄襄后为太后，封其母弟成峤为长安君，国事皆决于不韦，比于太公，号为尚父。不韦父死，四方诸侯宾客吊者如市，车马填塞道路，视秦王之丧，愈加众盛。正是“权倾中外，威振诸侯”，不在话下。

秦王政元年，吕不韦知信陵君退废，始复议用兵。使大将蒙骜同张唐伐赵，攻下晋阳。三年，再遣蒙骜同王齕攻韩，韩使公孙婴拒之。王齕曰：“吾一败于赵，再败于魏，蒙秦王赦而不诛，此行当以死报！”遂帅其私属千人，直犯韩营，齕力战而死。韩兵乱，蒙骜乘之，大败韩师，杀公孙婴，取韩十二城以归。自信陵君废，而赵、魏之好亦绝，赵孝成王使廉颇伐魏，围繁阳，未克，而孝成王薨。太子偃嗣位，是为悼襄王。时廉颇已克繁阳，乘胜进取，而大夫郭开素以谄佞为廉颇所嫉，常因侍宴面叱之。郭开衔怨在心，谮于悼襄王，言：“廉颇已老，不任事，伐魏久而无功。”乃使武襄君乐乘往代廉颇。廉颇怒曰：“吾自事惠文王为将，于今四十余年，未有挫失。乐乘何人，而能代我？”遂勒兵攻乘，乘惧走归国。廉颇遂奔魏，魏王虽尊为客将，疑而不用，廉颇由是遂居大梁。

秦王政四年十月，蝗虫从东方来，蔽天，禾稼不收，疫病大作。吕不韦与宾客议令百姓纳粟千石，拜爵一级。后世纳粟之例，自此而起。是年，魏信陵君伤于酒色，得疾而亡。冯谖哭泣过哀亦死，宾客自刭从死者百余人，足见信陵君之能得士矣！明年，魏安釐王亦薨，太子增嗣位，是为景湣王。秦知魏新丧君，又信陵君已死，思报败绩之仇，遣大将蒙骜攻魏，拔酸枣等二十城，置东郡。未几，又拔朝歌，又攻下濮阳。卫元君乃魏王之婿，东走野王，阻山而居。景湣王叹曰：“使信陵君尚在，当不令秦兵纵横至此也！”于是遣使与赵通好。赵悼襄王亦患秦侵伐无已，方欲使人往纠列国，重寻信陵、平原二君“合纵”之约。忽边吏报道：“今有燕国拜剧辛为大将，领兵十万，来犯北界。”那剧辛原是赵人，先在赵时，原与庞煖有交，后来庞煖仕赵，剧辛投奔燕昭王，昭王用为蓟郡守。及燕王喜被赵将廉颇围困都城，赖将渠讲和而罢，深以为耻。将渠相燕，原出于赵人所命，非燕王之意，虽则助信陵君战秦有功，到底君臣之间未能十分相信。将渠为相岁余，即托病归其印绶，燕王乃召剧辛于蓟，用为相国，共图报赵之事，奈心惮廉颇，不敢动掸。今日廉颇奔魏，庞煖为将，剧辛意颇轻之，乃迎合燕王之意，奏曰：“庞煖庸才，非廉颇之比，况秦兵已拔晋阳，赵人疲敝，乘衅攻之，栗腹之耻可雪也。”燕王大悦曰：“寡人正有此意，相国能为寡人一行乎？”剧辛曰：“臣熟知地利，若蒙见委，定当生擒庞煖，献于大王之前。”燕王大悦，遂使剧辛将兵十万伐赵，赵王闻报，即召庞煖计议。煖曰：“剧辛自恃宿将，必有轻敌之心。今



李牧见守代郡，使引军南行，从庆都一路来，以断其后，臣以一军迎战，彼腹背受敌，可成擒矣。”赵王从计而行。

却说剧辛渡易水，取路中山，直犯常山地界，兵势甚锐。庞煖帅大军屯于东垣，深沟高垒，以待其来。剧辛曰：“我军深入，若彼坚壁不战，成功无日矣。”问帐下：“谁敢挑战？”骁将栗元，乃栗腹之子，欲报父仇，欣然愿往，剧辛曰：“更得一人帮助方可。”末将武阳靖请行。剧辛给锐卒万人，使犯赵师，庞煖使乐乘、乐闲张两翼以待，而亲率军迎战。两下交锋，约二十余合，一声炮响，两翼并进，俱用强弓劲弩乱射燕军，武阳靖中箭而亡。栗元不能抵当，回车便走。庞煖同二将从后掩杀，一万锐卒，折去三千有余。剧辛大怒，急催大军亲自接应，庞煖已自还营去了。剧辛攻垒不能入，乃使人下书，约明日于阵前，单车相见，庞煖允之，两下各自准备。

至次日，彼此列成阵势，吩咐：“不许施放冷箭。”庞煖先乘单车立于阵前，请剧将军会面，剧辛亦乘单车而出。庞在车中欠身曰：“且喜将军齿发无恙。”剧辛曰：“忆昔别君去赵，不觉距今已四十余年，某已衰老，君亦苍颜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信然也。”庞煖曰：“将军向以昭王礼士，弃赵奔燕，一时豪杰景附，如云之从龙，风之从虎。今金台草没，无终墓木已拱，苏代、邹衍相继去世，昌国君亦归吾国，燕之气运亦可知矣！老将军年逾六十，孤立于衰王之庭，犹贪恋兵权，持凶器而行危事，欲何为乎？”剧辛曰：“某受燕王三世厚恩，粉骨难报，趁吾余年，欲为国家雪栗腹之耻！”庞煖曰：“栗腹无故攻吾鄙邑，自取丧败，此乃燕之犯赵，非赵之犯燕也。”两下在军前反覆酬答，庞煖忽大呼曰：“有人得剧辛之首者，赏三百金！”剧辛曰：“足下何轻吾太甚？吾岂不能取君之首耶？”庞煖曰：“君命在身，各尽其力可耳！”剧辛大怒，把令旗一麾，栗元便引军杀出，这里乐乘、乐闲双车接战，燕军渐失便宜。剧辛驱军大进，庞煖亦以大军迎之，两下混杀一场，燕军比赵损折更多，天晚各鸣金收兵。剧辛回营，闷闷不悦。欲待回军，又在燕王面前夸了大口，欲待不回，又难取胜，正自踌躇，忽有守营军士报道：“赵国遣人下书，见在辕门之外，未敢擅投。”剧辛命取书到，其书再三缄封甚固。发而观之，略曰：

代州守李牧，引军袭督亢，截君之后，君宜速归，不然无及。某以昔日交情，不敢不告！

剧辛曰：“庞煖欲摇动我军心耳！纵使李牧兵至，吾何惧哉！”命以书还其使人，来日再决死战。赵使者已去，栗元进曰：“庞煖之言，不可不信。万一李牧果引军袭吾之后，腹背受敌，何以处之？”剧辛笑曰：“吾亦虑及于此，适才所言，稳

住军心；汝今密传军令，虚扎营寨，连夜撤回，吾亲自断后，以拒追兵。”栗元领计去了。谁知庞煖探听燕营虚设，同乐乘、乐闲分三路追来。剧辛且战且走，行至龙泉河，探子报道：“前面旌旗塞路，闻说是代郡军马。”剧辛大惊曰：“庞煖果不欺我！”遂不敢北进，引兵东行，欲取阜城，一路奔往辽阳。庞煖追及，大战于胡卢河，剧辛兵败，叹曰：“吾何面目为赵囚乎？”自刎而亡。此燕王喜十三年，秦王政之五年也。髯翁有诗叹曰：

金台应聘气昂昂，共翼昭王复旧疆。

昌国功名今在否？独将白首送沙场！

栗元被乐闲擒而斩之，获首二万余，余俱奔溃或降，赵兵大胜。庞煖约会李牧一齐征进，取武遂、方城之地。燕王亲诣将渠之门，求其为使，伏罪乞和，庞煖看将渠面情，班师奏凯而回。李牧仍守代郡去讫。赵悼襄王效迎庞煖，劳之曰：“将军武勇若此，廉、蔺犹在赵也！”庞煖曰：“燕人已服，宜及此时‘合纵’列国，并力图秦，方保无虞。”不知“合纵”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